

當唱針輕觸膠片，百年前的天籟之音在屋內蔓延開來，聆聽者彷彿正在經歷一場跨越時空的世紀之旅。作為中國內地首家留聲機博物館的館長，王心偉一邊手搖唱片，一邊向記者講述着館內藏品背後樁樁件件的故事。歷經四代傳承，憑借一份執着，這位年近古稀的老人收藏並修復了2萬餘件，來自全球不同國家、帶有不同文化符號和風土人情的老式留聲機、音樂櫃和風琴等，時間橫跨一個世紀。當百年古董的旋律響起，那些被雕刻的時光和懷舊的聲音無不讓人陶醉。

◆ 文 / 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宋偉 大連報道

王心偉的留聲機博物館，坐落於大連旅順口一座1,600多平米的老建築裏，不僅外部建築充滿年代感，其中收藏更令人歎為觀止，從留聲機的鼻祖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唱片，從用紙來演奏的風琴到靠搖臂演奏的街頭樂隊，僅唱片區便有1877年愛迪生發明的錫箔唱片、蠟筒唱片、1887年德裔美國發明家柏林納研製的黑膠唱片以及從1966年開始中國唱片廠自行研製的塑料薄膜唱片——三十年代老上海的周璇、李香蘭等名家唱片一應俱全。儼然記錄了世界樂器和留聲設備一百多年來的發展歷程。

#### 四代接力 攢出博物館家底

「我的曾祖父、祖父、父親都喜歡留聲機，傳到我這一輩已經四代人了。」在王心偉看來，他的人生注定與留聲機有不解之緣。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王心偉的外祖父與祖父同為民間音樂團體成員，因為興趣使然，團員們經常聚在一起唱戲、聽留聲機。王家收藏留聲機便是從那時候開始的。只是由於在戰爭年代，留聲

機這種洋玩意兒，價格不菲，王家所有能力收藏的，大多是已經殘破的，無法正常使用的，但這依然沒有改變他們收藏的信念。到王心偉父親這輩，收藏依然沒有中斷，只是礙於當時社會環境，所有的收藏活動都是偷偷進行，也不具備聽留聲機的條件。受家庭影響，1953年出生的王心偉，從很小就對留聲機表現出濃厚興趣。但父輩們總把留聲機視若珍寶，沒有機會靠近的王心偉，就一直夢想着自己買一架。王心偉的多個親手收藏源於自己的舅舅。當年舅舅在旅順文工團當團長，後來文工團解散，很多留聲機被當做破爛處理了，有心的王心偉就把它們收藏了起來。

#### 為購心頭好 走了一夜

為了攢錢買留聲機，王心偉煙酒不沾，甚至連公家車都不捨得坐。回憶起年少時最苦的一次收藏經歷，他的眼角不禁泛紅。「當時我還在初中，從同學那兒聽說，他家有親戚之前在旅順市役所（市政府）工作，並在市役所解散後，收藏了一架十分罕見的帶防篡改刻錄功能的老留聲機。」年紀不大的王心偉登門拜訪，希望說服同學的親戚

割愛。起初那家人面對

一個毛頭小伙子並沒有當回事。架不住王心偉幾次三番上門，那家人終於同意了。「但沒想到當時帶的錢不夠，買完留聲機，兜裏連1毛錢（人民幣，下同）車費都掏不出來了。」王心偉捧着機器和唱片走了整整一夜，「走到一半，涼鞋壞了。後半段路光着腳走，磨得滿腳都是血泡。」

王心偉說，博物館中所陳列的許多收藏都是他通過同樣的「軟磨硬泡」方式得來的，原主人也都曾為他的執着的精神所感動，最終同意割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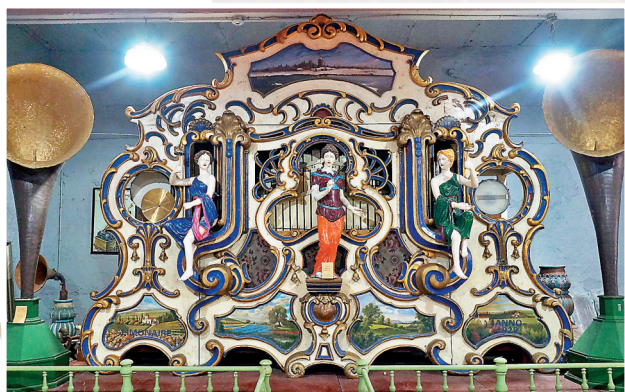
#### 「瞎琢磨」研修復竟無師自通

但令他記憶猶新的，仍是那部他在七歲時買回來的留聲機。「上學前，跟着大人去割草，或去海邊趕海，撿廢品偷賣了換錢。」即便就這樣，買留聲機的3元7角錢，王心偉攢了足足三個月。「當時國家正是困難時期，普通家庭一個月的生活標準才7元，這3塊7毛錢可以稱得上巨資了。」在當鋪買了人生中的第一台留聲機回家後，王心偉除了用它放唱片，甚至還自己琢磨出了一套拆解再組裝的「手藝」，這也為日後他修復祖上收藏的破損留聲機，打下基礎。

家族所傳下來很多留聲機，絕大多數不能正常演奏，如何修復成了他的一塊心病。「這些老留聲機很多都殘缺零件，市場根本買不到，也找不到懂的人請教。只能自己瞎琢磨，嘗試着手工製作。說起來簡單，因為沒有圖紙，我甚至連缺少的零件長什麼樣都不知道，修復工作特別困難。」他自嘲道，自己有很長一段時間彷彿是着了魔，就連睡覺都在想着修復留聲機，有時夢中靈光一現，突然有了想法，便立即驚醒，一骨碌爬起來趕緊記在紙上。「修幾個月甚至幾年都很正常，有一架自動演奏管風琴，我花了幾十年。」

# 百年珍藏銘歷史 歲月留聲擊時光

◆ 王心偉在修復立式大型音樂機。受訪者供圖



◆ 法國1918-1920年大型自動演奏風琴。



◆ 王心偉使用英國1922年箱式留聲機播放《黃河大合唱》。



◆ 王心偉收藏的各類留聲機時間橫跨一個世紀。

## 五次赴日購回珍品

### 特稿

回憶起自己收藏留聲機的一生，王心偉坦言已經記不清到底花了多少錢，在他看來，自己付出的精力要遠比金錢更有價值。所有藏品中，被王心偉視若珍寶的是一件1928年英國製造的EMG留聲機。當年，這架留聲機被在華旅居的日本人佐藤旅順買走，王心偉得知後五次前往日本，最終說服老人轉讓給他，又重新帶回旅順。

「2000年前後，去日本還沒有自由，我就跟着旅行團到了大阪，在翻譯的幫助下找到佐藤，那時候他已經70歲了。」不出意料的是，第一次購買以失敗告終。王心偉不顧身邊人的勸說，在隨後三年中，他先後四次自費前往大阪，終於說服了老人轉讓。

但怎麼把留聲機帶回國內，又成了王心偉頭疼的事。「當時費了好大勁把它打好了包裝，在機場卻發現進不去X光機。我和日本海關官員講了自己求購留聲機的經過，出示了佐藤給我寫的證明。」讓王心偉沒想到的是，兩名海關官員大受感動，親自開車把留聲機送進了飛機貨倉。「這架老留聲機回到旅順後，佐藤還來看過它，我們也成了好朋友。」

這些年，王心偉奔走國內、闖蕩國外，將攢下的錢全部用於收藏留聲機。到2010年前後，他已擁有各式留聲機、老唱片及老電影機總計5,000餘件，藏品規模與品相在亞洲乃至世界堪稱一流。王心偉說：「除了澳門，中國內地還沒有一家老留聲機博物館，選擇創建一家這樣的博物館並對外開放很有意義。」

「我和老伴就是因為聽留聲機才認識的。」上世紀七十年代末，在那個物質和精神生活雙重匱乏的時期，能有唱片聽是一件讓人羨慕的事。「她是回城知青，聽說我有唱片，偷偷跑來跟我借，就這樣我倆漸漸熟了起來。」

直到婚後，王心偉的愛人崔俊卿才知道，原來他收藏了滿屋子的留聲機和唱片。一起生活的日子久了，起初的新鮮勁兒也逐漸磨沒了，隨之而來的是抱怨。「留聲機和唱片時間長了就積灰，她在收拾衛生時就會發牢騷，然後跟我冷戰。」每當這時，王心偉就會使出自己的「撒手鐮」——「我裝作在修留聲機放唱片，她就在一邊偷偷地聽，等第二天做飯時，她哼的就是老唱片裏的曲子。」王心偉知道，這一招又奏效了。

王心偉清楚，自己癡迷留聲機，在外人看來就像是一個「精神病」。雖然年輕時夫婦兩人也因此拌過嘴，但現在妻子早已不再有怨言，而是默默在背後支持他。

2013年9月，大連古樂樓留聲機博物館正式對外開放。後來因為經營不善，王心偉曾一度關閉了博物館。2016年，在大連市旅順口區政府的支持下，博物館搬進了旅順太陽溝的一棟老建築內，也就是現址，開始營業，名稱更改為旅順留聲機博物館。自從在當地政府支持下建起了博物館，王心偉幾乎就吃住在博物館，一個月都回不了幾次家。他坦言，自己捨不得離開這些「老朋友」，住在館裏一是方便給觀眾講解，二是一旦留聲機出了故障，自己能第一時間修好。「雖然博物館離我家有40多公里，但我老伴還隔三差五給我送餃子。」說到此，王心偉笑得像個孩子。

「如果你想繼承，就好好鑽研修復技術，延長這些留聲機的壽命，繼續為後人訴說過去。」這是王心偉說給兒子王子鳴的一句話。如今，自己的兒子選擇了繼承發揚這些聲音「活化石」，王心偉也放了心。「這些留聲機雖然是我們祖輩四代人收藏的，但歸根結底，他們都屬於旅順這片土地。」



◆ 旅順留聲機博物館收藏了2萬餘件老式留聲機、音樂櫃和風琴等古物。



◆ 川島芳子生父善善在法國購買的留聲機。

「音」緣成佳偶 冀子再傳承

老物件講故事 讓青年更貼近歷史